

# 我的家庭教師汪精衛

李景武

## 十七歲到我家任教

汪精衛(兆銘)在十七歲那年中了廣州府番禺縣的案首(秀才第一名)，我國各省中，以蘇州、杭州、京兆及廣州府番禺縣的秀才最難被取。因為考試人太多而名額有限，秀才之難得是可以想像的，何況還是案首呢。若在偏僻省份中的小縣，文風不盛投考的人數少，但是朝廷省有定額，只要馬馬虎虎完了篇就有被取的資格。那時候番禺，南海兩首縣考生是以萬計的。汪精衛中了番禺縣的案首，真比中了舉人還難能可貴。

當時當地一青年秀才在地方上已有微名，他的堂兄「汪兆辛」就荐他到我家充當家庭教師，教我七八個男女大小孩子讀書(家父李公諱準，時任廣東水師提督)。

汪先生教的學生中我是最小的一個，那時我才七歲，啓蒙老師是四川廖先生，他是一個醫生，喜用柴胡，我們都叫他「廖柴胡」。汪先生到我家已開始教我做對子，第二年便開始作文。(自然是文言文)。我想起我第一次作文的命題，我說出來可能令現在的高中學生都不會相信。那題

目是「仁說」，八歲的孩子要談仁字，豈不可笑。我居然做了三百字不到的仁說，汪先生可算是殘忍的教書先生。

在我家教書的束脩每月是十六兩銀子，本來一個秀才教館照常例是八兩銀子，我父本來要給二十兩，汪的哥哥不答應，說舉人才十六兩，秀才如何可以受這樣優厚的待遇。不要破了行規，我父才勉強照舉人的待遇支給，我父選對他哥哥說了一句笑話，他是萬人中的一位案首嘛。

本來他哥哥「汪兆辛」字「辛伯」，本意想他明年去考舉人，為的是他胞兄汪兆鏞是舉人身份，他胞兄嫂都待他不好，因為汪先生是庶出，那個時代妾在家庭中是沒有地位的。他堂兄想他與乃兄並駕齊驅，好爭一口氣。不過汪先生其志頗大，並不以中舉為榮，更不欲與胞兄爭一日之長短，立志要擴大眼界赴日留學。但是問題來了。他家庭要負擔，他素以孝稱，他每月束脩一個錢不花，完全交給他母親，連他每天的乾點心，他都不吃留着帶回家去孝敬母親。我父也看得起汪先生，表示願担任一切留學費用，家中若有困難也一樣幫助。汪先生說，他教館兩年已積下

五百兩紋銀，安家不成問題。就這樣汪先生就遠渡重洋離國東去。

汪先生在我家，每月除束脩外，逢年逢節另有餽贈，他才無後顧去求深造。到日本不久便認識了孫逸仙先生。汪先生筆下了得，詩詞歌賦，件件皆通，孫先生命司筆札，依之如左右手，竟與「胡漢民」為中山先生之二難，以後許多學理論的文章代筆者，非胡必汪非汪必胡。

汪先生亟思一舉使腐敗的清廷而有所震驚，乃回國效當年與「張子房」之博浪一錘。遂聯絡同志入清都行刺攝政王「載灃」。敘述行刺經過的文字甚多，我這裏再補述一切。當時同時為汪助的有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是四川「黃復生」，女的是南洋華僑之女「陳璧君」，此事並無「喻培倫」在內。坊間有此記事是錯誤的。

汪先生等三人入都，「陳璧君」褲襠內帶了三枚炸彈，混入北京，這事很少人知道。因為那時尚無檢查女人的例子，「陳璧君」才能懷彈入正陽門。後來「汪」「黃」在守貞照像館定製的是巨大的炸彈，預備炸銀錠橋的。銀錠橋是攝政王由府入宮必經之路。其實炸「載灃」也無用，

不過用殺一儆百之意而已。因天雨被巡警發現，才由造炸彈亮的鐵工廠覓尋到宣禮門外的守貞照像館，於是「汪」「黃」被捕，「陳璧君」不住在那裏，真的逃脫了。

### 刺攝政王認了乾娘

由內城巡警總所「治格」審問「汪、黃」二人，民政部大臣是「肅王」，他對「汪」「黃」二人



汪精衛和他的妻弟陳耀祖（右）合攝於南京。

爭為禍首可欽可敬。又以「汪」親筆的供詞洋洋數千言。他雖屬滿人頓起憐才之意，乃改「治格」所判「汪」「黃」二人的死刑為永遠監禁。汪在獄中并未受到酷刑，且蒙獄吏善待。這也是千古奇文。從未聽見過獄吏會善待犯人，而且還是欽犯。後來汪組偽府到達故都，突然想起當年大牢中那個待他很好的獄吏，他授意華北政要遍訪這獄吏，居然此吏會仍在人間，同老母住在西直門外。後由西直門模範監獄典獄長粵人「朱庸壽」覓獲，「朱庸壽」乃名榜眼「朱汝珍」之子，「朱汝珍」這一科大主考荐卷十本，第一本就是「朱汝珍」原是一甲一名，也就是俗稱的狀況，照例大主考荐卷十本，從來帝王是不加更改的。但是慈禧一見朱是廣東人，認為他必定與「康有為」，「梁啟超」同黨，乃取此第一本置之九本以下。光緒大為不滿，慈禧走後，他又把那末本翻上仍置九本之上。如是不止一次，到底光緒不敢過於違抗母意，乃置之第二，所以「朱汝珍」只好屈居榜眼了。「朱汝珍」在民國北政府時代曾任農商部參事，我任技正，許多掌故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朱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屢對友人稱贊故君不已，認為「光緒」是他一生知己。

「朱庸壽」覓獲當年善待汪先生的獄吏及其母，汪先生在北平勸政殿召見此母子二人，當即下跪，口稱乾媽不已。原來汪在獄中，每日穿的衣裳都是那老媽媽替他洗的。每隔三五天還弄些肉食供給汪先生，真是難

能可貴，汪並非普通人犯，他屬欽犯呢。那老太婆真是冒着殺頭的危險來照顧汪的。這老太婆他對汪欽犯並無所求，本諸一片慈心而已。汪在大牢中曾拜那老太婆做乾媽，那獄吏就屬汪的義弟汪問獄吏有何求，他說做了幾十年獄吏，剩幾個錢衣食是無憂的。他老母已九十多歲，他本想辭去現職，他母親說得妙，她說兒啊你雖是下層獄吏，你心眼好我才活到九十幾歲，你要不幹，恐怕旁人對待犯人就不不同了。他依從母命才又幹下去，像這樣的母子，可謂今之古人。大可為之寫傳。汪即贈以三千元並命司法部為之改任比較好的職務。這真是汪先生幾十年來仍還未忘却此施恩之人，亦有足多之處。

肅王一善之念，汪先生竟得活到革命成功，得以出獄，亦不是他被捕時料想得到的。汪出獄後，又充任迎「袁世凱」赴南京就大總統的專使。不幸袁氏製造北京兵變，汪先生險些未死在亂軍之中，亦云幸事。有些記載說袁氏在滬上曾電「梁士詒」送汪十萬元，汪只受一萬，退還九萬。此說大有問題，袁氏在河南尚未入都就內閣總理職務，以何名義送汪金錢，而「梁士詒」又以什麼資格向何方支用這十萬元呢？時間環境都有問題。

「袁世凱」受命為內閣總理大臣，由河南到京就職。汪氏南返袁乃贈以十五萬元是由中交兩行支付的。梁氏在袁做皇帝時，袁才冲口而出贊「梁士詒」為財神，以後梁始有財神之稱，他是老交通系又稱為五路財神，那五路呢：京漢、京奉、津浦、隴海、京綏。共總北方五條鐵路都是老交通

系的人當局長，均聽命於「梁士詒」。鐵路是賺錢的，又轄有交通銀行，他左右金融，連老袁都要買他的帳。但是在老袁未出任內閣總理以前，「梁士詒」不可能聽命於袁，所以說梁在袁未出山前，梁如何會為袁墊十萬元代他送給汪精衛呢？

汪得袁資助是真的，與「袁克定」拜把子是絕無其事，汪更不會向袁行跪拜之禮，吾人研究歷史是不便杜撰的。民國成立後，汪並未出而做官，他受了「袁世凱」十五萬元的贖儀，他同他妻「陳璧君」雙雙到巴黎做了兩年寓公，就是用的那筆錢。可以查查南京政府的帳，在民國成立的三年中沒有付給過汪旅費的一筆帳，就可以查出真相來。

二次革命後直至洪憲倒台，北伐完成，汪才

回國出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雖然在廣東追隨中山先生，他不如「胡漢民」做過祕書長，廣東省長，廣東都督。汪什麼都沒做過就一躍而為行政院院長。這是汪先生前半世的宦途經過。每逢「胡漢民」上台，汪必下野。

### 汪精衛死前大秘密

「汪精衛」又因故出國赴法居留，聽說西安事變，中樞無主，他匆匆由法回國，欲重掌政權，那知道他返抵國門，蔣先生已平安歸來，他那時欲返法已不可能，又無機會重登政壇，只有靜以待時了。後來他又出任行政院長，用親日的唐有壬做外交部次長，唐有壬突被刺身死，他也在開會時被人在照像機後開槍行刺，腰內中彈乃乘飛機赴青島養病，那時我正在青島全國鐵路展覽會中任北寧鐵路館長。當時有著名的幾條鐵路：津浦、北寧、甯海、平漢、平綏等五條北方鐵路展出各路經過地區的工業品，農業品，各公路舉我做領袖代表去機場迎接汪先生，因為北寧鐵路有極豪華的辦公處在惠泉山坡上，房屋甚大，備有自用車多輛，其他各館有的連一部車都沒有，消息也不靈通，北寧館還有無線電收發機，人手也多，車輛也多，地方也大，招待連絡也方便，我對青島地方人士都熟習，經費更較各路充裕，在花錢上不必得總局同意，館長可自由支配。

青島各式房屋雖多，但宜於養病



本文作者（前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公子）廿四歲自德國獲工科博士返國時留影。——編者

的住宅還不多。第一要有開會的大廳、飯廳、休息室、玻璃晒太陽室、健身室、住室至少要廿間以上，隨汪先生來的官員、傭人、衛士、看護、醫生等人實在太多了，還要有巨大的花園，地點要交通方便，但是更要空氣流通的小山坡上，園中至少要容納廿部以上的汽車。還有冷暖設備，游泳池等。在如此的條件下房屋真不容易覓得。我想起來只有「韓復榘」的別墅，才合理想。我商之該別墅管理人，竟蒙慨允。飛機一到換上汽車馬上馳入此宅，連最愛挑剔的「陳璧君」也認為滿意，汪先生養病一月竟然痊癒，不過子彈仍在兩骨之間，不便開刀取出。因為汪先生患有糖尿病，開刀不能封口，只好作罷，其後數年他到日本治療就是因開刀而致死的。

汪病死日本，他在日本養病，正逢盟軍空襲之時，日本為建一地下室，深及五丈，上下特備升降機。警報發出馬上降入地下，警報解除，再升上來。那時日本醫生認為必須開刀，才可根治，因為汪身體日見消瘦，子彈挾在兩骨中活動上下，病者實難忍受。不得不冒險一割，家人商議結果同意開刀，但終因此致死。更因一日升降若干次，開刀後震蕩不止又有另一處致命傷了。

汪死前三日，適「陳璧君」不在病室，汪召他攜日的醫生粵人擴某，囑電「陳公博」迅速來日共商要事。擴醫生手執電文一紙，竟為「陳璧君」所見，問他手中是什麼，擴答以是先生囑發往南京「陳公博」先生的電報，陳說拿來我看。她拿過去看過就把那一紙電報撕掉。到底那致「陳公博」的電報是什麼事，何以「陳璧君」一怒馬上把

電文撕掉。「陳璧君」如今也死了，就無人知道這一紙電文的祕密。汪見「陳璧君」不在病房時，還向擴醫生問何以「公博」不來也無回電，可見此電文之重要。

汪因日方要求徵壯丁，曾極力反對，遂不果行。有些記載，過甚其辭，說是一位大佐某曾向汪開一槍，這是沒有的事。日方因汪反對徵壯丁，才要求汪以所屬軍隊與日方配合作戰。汪回答說，要是配合日軍對中國政府軍作戰，他敢担保他所轄部隊會倒戈來打日本軍隊，日本敢用中國人打中國人嗎？日方乃憤憤然而退。

汪離重慶經昆明至河內，一日夜間有愛國青年王魯翹從浴室窗口入室，汪與「曾仲鳴」同居一樓，汪居右邊一室，曾居左邊一室，中間是客廳兼飯廳。王魯翹經中間廳房向左邊室內突擊，



本文作者近影

曾正在書寫，見有人入室乃起立站在衣櫃前面，搖手求情，王發一槍會即倒地。汪聞槍聲，站立門前邊問，「乜也事啊，」即「什麼事」三字，王由會室出來已與汪相對，不管認得不認得，何以不補一槍打死「汪精衛」呢？何況汪的長像很容易認得出來，為何不打工汪，就揚長而去呢？現在「王魯翹」也死了，此中祕密就無人可問了。天下奇聞奇事太多，吾人是不可究詰的。

### 組偽府王克敏下台

汪發出艷電，響應「近衛」三原則。大談中日合作，當時輿論有大罵的，以為中日深仇是不可和解的，也有覺得兵連禍結，百姓流離失所，休息一個時期也好。汪才天真的出來妄想「和平」，早此數年華北已有偽組織，繼之南京也有偽組織。北方的是王克敏成立華北臨時政府，「王克敏」是前行政院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祕書長，該會一度一切由祕書長「王克敏」代理。其後遂演變為華北臨時政府以「王克敏」為委員長，經過兩年日方以「王克敏」力量不及長江以南，連徐州都稱為三不管，另設蘇北行政長官。華北管不了它，南方管不了它，日方也管不了它。這時候又想南方設一個南方的統一政府。就想出一個「梁鴻志」來，成立一個維新政府以與華北的「王克敏」對抗。本來上海早已有了大道市政府，維新政府成立，大道市政府就取消了。

日方想出許多新花樣，南北兩政府每月開聯合會議一次，第一次當然讓老大哥「王克敏」的華北政府在北京開會。華北早也有一個冀東政府

也歸併到華北政府。第二個月在南京維新政府開會。如此輪流下去，不到一年一事無成。無形之中已算流產，日方又想出新方法，成立一個南北統一的政府，將華北，維新兩個偽組織一齊取消。新成立一個汪偽政權，這是「汪精衛」響應「近衛」三原則以後的步驟。

汪應日方之命要組織一個（新偽）來統一（兩舊偽）。但是也要有法律根據，乃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中央政府」。遂派代表到「全國」各地號召代表到上海開會。

經過三個月各省代表長江一帶及兩廣、福建、川、雲、貴、都有少數「代表」來到上海，但是人數相差太遠，幸而救星來到。華北方面由「陳允文」，「周化人」去北平活動代表南下，居然到了（華北、東北、西北）四十八人。算來已超過「法定」人數，大會開成。選舉中監委產生第六次全國大會的第一次「中常會」，選舉出「政府」主席及各部重要人員，就在汪公館開會，決定「還都」日期。

本定翌年元月元日成立新政府，無奈與日方條件沒有講妥，又等到三月二十九日才全體到南京，粉墨登場。

汪要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方主張五色旗，因此相持不下。調解結果，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加上一條長三角旗其色黃上書「反共、和平、建國」六個大字，據說是仿德國對比利時的辦法，不過比國的黃三角旗上是沒有字的。第二是財政問題，汪要的是獨立財政，日方認為來不及，因為那時儲備銀行還未成立，只有維新政

府的華興銀行，因此延遲了三個月時期。偽組織當時沒有武力，不如華北政府「齊燮元」手下尚轄有五萬人，汪政權是靠特務支持的政府，其後才有郝鵬舉、李長江、吳化文，三人的偽軍。

汪邀請「王克敏」、「梁鴻志」等到青島開會，是在德人佔據青島時代的提督樓。這樓當年在東方屬豪華的建築，在半山上，山上有山，有

湖，風景優美。花了三十萬元，德皇據報大怒，以為過於豪華，遂將膠督免職，可見此樓之華貴。

南京會談，當然是汪先生居主位，「王克敏」認為第二位大有捨我其誰之概。那知道第二位是「陳公博」，他想現在是姓汪的天下，「陳公博」居第二位也說得過去。那第三位總該是姓王的啊！他往座位席上一看原來是「梁鴻志」，此

# 蔣廷黻批秦

王梓良

## 二十年前獨具隻眼

近年以來，大陸毛朝不斷舉行「批孔揚秦」運動，這使筆者想起民國四十四年春間，蔣廷黻先生任聯合國代表時期，參加在紐約的我國聯合國同志會顧問委員會餐敘席上曾經表示：中國歷史上三個相當強大，表面上亦頗有新建設，但壽命極短之時代，即秦、新、隋是也。秦王破壞舊秩序，焚書坑儒，築萬里長城，亦煊赫一時。王莽則以政治理論幹政治，廢除奴隸制，恢復井田制，倡均田主義。隋煬帝築運河，大興土木，征高麗，似頗多建設，政府權力極大，但終以違背人民意志，由人民起而反抗，推翻政權。是以如台灣史學家能研究此三朝史實，特別隋煬帝之滅亡史實——隋之關運河、征高麗等，頗與大陸中共暴政相似（後者指當時中共之「抗美援朝」——筆者）。是以中共終將為人民反抗而推倒，可以預料。在台史學家凡研究此三朝問題，寫成文章，應即設法譯成英文，以備向外宣傳不時之需。

## 標榜罪惡欲速其亡

當時毛共尚未與蘇共對立，是以參加諸學人暨外交人士，重視中共之國際性，以為中國人民之反共力量，應為自由世界整個反共力量之一環；與國際反共力量配合，始發揮宏效。惟對蔣氏之看法，如應用得當，亦極有意義。遂由參加餐敘同人楊西崑先生將此意見函告是時之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會長朱家驊先生，盼能請若干史學家研究秦、隋之亡國因素，以激勵國內人民及作對外宣傳。乃不久毛魯既與蘇魯爭奪國際共匪領導而劍拔弩張，今復且明目張胆，主持「揚秦」；以標榜罪惡，炫誇罪惡，其瘋狂狀態，當是「欲速其亡」之徵。由此一事，亦可知蔣廷黻先生的獨具慧眼，真灼灼見。

番可真把老奸巨滑的「王克敏」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他想發作而不參加開會，但繼而一想，我華北仍然特殊化，姓汪的其奈我何，乃忍氣吞聲低頭就位，仍然是玩世不恭的樣子，汪先生看眼裏心中早有打算，等到「王克敏」會畢回華北，汪政權成立後第一遵命令就是「王克敏」着即免職，以高考入閣的考試院院長「王揖唐」繼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喪氣的攜帶愛妾「筱阿鳳」回到青島閉門思過去了。

(未完)

# 黎元洪傳

章君毅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作公正翔實的記述，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

##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規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